

又到伊犁

——王蒙笔下的新疆

单三娅

又到伊犁了。这是第三次，我与王蒙一起回到他的故地，他的忘不了的巴彦岱。

2013年巴彦岱镇修建了“王蒙书屋”，如今已成为旅游景点和教育基地，出版社常有捐赠。今年7月上旬，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又捐赠了1300册各种版本的王蒙著作。捐赠仪式那天，在王蒙书屋小院的凉棚下，我们见到了肉孜·艾买提、哈力·艾买提，还有乌兹别克族的曼苏尔老师、汉族的金国柱和他的妻子张淑英等等。56年前的老相识们把王蒙团团围住，握手、拥抱、问候、流泪、大笑。透过人群，王蒙招呼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写过的一批朋友们。”

其实我们是见过的，这次，我又仔细端详了一下。肉孜·艾买提穿白衬衣，戴紫花帽，脸色黝黑并刻着较深的纹路，他规矩矩矩戴着防疫口罩，可是为了说话又拉到下巴上。王蒙的《哦，穆罕默德·阿麦德》中有他的影子。小说中的穆罕默德·阿麦德是那么完整一个人：机灵俊雅，读诗说汉语，爱与女社员调笑，倾囊而出善待他人，在大锅饭年代用小砍土钎，在按劳取酬年代用大砍土钎，他当面对撞干部为自己辩护，他向往过好一点的生活差点被打成“特务”。总之，他不是老实巴交的人，但他是好人，“绝无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小说结尾王蒙写道，阿麦德的妻子回南疆娘家探亲去了，他伤感地说，如果妻子不回来，他就到伟大祖国去“到处流浪”。我问王蒙，他的命运怎么那么让人遗憾？王蒙说，人生有这一面啊！眼前的肉孜·艾买提，如果说年轻时多情善感，如今也是成熟稳重的老熟了。

迎面走过来的大胡子，高大伟岸，他就是当年的民兵队长哈力·艾买提，一看就是个爽朗人。他是王蒙《边城华彩》中民兵连长艾尔肯的原型之一。虽然家境不大宽裕，艾尔肯没有经常回请其他社员，但却永远是聚会上最受欢迎的人，他“又能喝、又能唱、又能说笑话……但又绝不流于庸俗”。“艾尔肯”曾有得意手笔，就是让王蒙协助写批判稿，给村里赢得了30张“批判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票，结果社员们浩浩荡荡、快快乐乐，与民兵一起高喊着“批判批判”，骑着马去伊宁市绿洲影院看电影，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哎，这次不见了老支书阿西穆·玉素甫，他于2019年离世。上次他和王蒙拉着手很久不放的情形我还记得。别的民族名字我常常说不清，唯有阿西穆·玉素甫这个名字，我记得不含糊，因为王蒙没少提他，说他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没多少文化，办事却很有水平，正派廉洁。王蒙知道他有病，生活困难，上次回京以后，逢到过年，就给他寄5000元，当地帮我们送钱的同志还给他拉去了煤。老支书肯定知道，他当年领导的汉族小伙子一直惦记着他呢！

还有一些故人，王蒙再也见不到了。他回忆录中写过的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六年的房东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妈妈，王蒙1981年回伊犁时看望过他们，后来妈妈双目失明后去世了，老爹也不在人间了（《虚掩的土屋小院》）。还有能说大话又能干的依斯麻尔，多年前就英年早逝了（《好汉子依斯麻尔》）。

王蒙笔下的新疆，远不止我们所见所想的欢歌笑语的样子，那是五味杂陈、阴晴圆缺、春夏秋冬的全活。小说《淡灰色的眼珠》中，木匠马尔克一门心思要让得病的美丽妻子起死回生，不惜倾家荡产，结果连妻子托付的深爱他的姑娘最终也没能得到他的眷顾。在《爱弥拉姑娘的爱情》中，对于不顾家人反对远嫁天山公社的爱

弥拉姑娘，虽然世俗都认为她没有善始善终，但是王蒙从她付出的代价中体会到了她曾有的幸福。他写得最动情的还是他的房东二老——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妈妈：“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使我终生受用不尽。我觉得如果说我二十年來还有点长进，那就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他们不贪、不惰、不妒、不疲沓也不浮躁、不尖刻也不软弱、不讲韬晦也不莽撞。”（《虚掩的土屋小院》）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和自省。

在《这边风景》中，王蒙塑造和提到了七八十个人物，其中有宽阔而且智慧的伊力哈穆，有温柔坚强的雪林姑娘，有被艰难的日子磨炼了的委婉坚忍的乌鲁木齐。除了维吾尔族，他还写了汉、哈萨克、锡伯、俄罗斯各族各色的伊犁儿女。王蒙在新疆，不是干部下沉，不是体验生活，他在伊犁是一名公社社员，各族群众对他不掩饰，喜欢与他喝一杯，喜欢向这个汉族“老王”倾吐内心，从不讳谈自己生活道路上的挫折。他们有着质朴善良、讲礼貌、重情谊的优点，想办法把日子住好了过，把难事住开了想。可是他们又有着不讲效率、时不时的不小心眼儿的弱点。王蒙能够同情他们的欢乐与忧伤，了解他们的质朴而狡黠，知道他们的快乐与艰难。

在新疆的十六年中，王蒙有八年在伊犁巴彦岱度过，其间担任过副大队长，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巴彦岱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副大队长。王蒙说，伊犁是好地方中的好地方。怎么个好法，王蒙深有体会。伊犁是肥美的河谷，是戈壁荒滩上的绿洲，王蒙与社员们一起，四时农忙，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儿。很难想象当时瘦弱的王蒙能当多大的劳力，但他确实受惠于体力劳动锻炼，他的肩胛胸都挺厚实，不单薄，至今八十大几的年龄，不大出现肩疼腰疼这样的问题，直让我这个六七十岁的人惭愧。他回忆过在大渠渠的龙口会战，写到过扬场、割麦、植树、浇水、锄地、挑水、背麦子、割苜蓿、上房梁……这些要劲的活儿他全干过！

在中国版图上，北京之去新疆，一东一西，不知几千里也。而伊犁，更是在新疆的紧西边，与北京的时差是两小时四十分钟。如今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坐飞机也还要三个半小时呢，再到伊犁，则还需坐一个多小时的飞机。王蒙说，他第一次到新疆，先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安，沿途穿过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三门峡，到了西安住上店，游了大雁塔，再出发，经天水、兰州、武威、酒泉、乌鞘岭、嘉峪关、哈密、吐鲁番，最后到达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再往正西600公里，才到伊犁，紧挨着边境了。每次我懵懵懂懂坐大半天飞机到了新疆，都不禁要在心里问一句，王蒙当年怎么下得了决心带着全家去新疆？当然我知道，他说过，是为了争取一个更大的写作空间，也为了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实践毛主席“经风雨、见世面”的号召。但这毕竟是从地域到心理的一大转折，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生一大挫折，而且竟然是多少有些主动的选择。还是得说，对于王蒙来说，奋斗高于退缩，追求心大于平常心。

由王蒙与伊犁的关系这个话题出发，我的好奇心使我由点射面地拓展，丰富了对新疆对伊犁的更多认识。

到伊犁，不能不想起一个人，那就是林则徐。这位有着清醒的民族忧患意识的清朝禁烟功臣，一生中多次被重用又屡遭贬黜，也曾被遣戍伊犁踏上漫漫征途。伊犁林则徐纪念馆位于伊宁市经济合作区，占地很大，一

片开阔。民族英雄林则徐像屹立馆前，他未戴官帽，面部微斜仰视远方，身后墙上镌刻着他的《伊江除夕抒怀四首》。伊犁三年期间，在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助力当地生产发展的同时，他敏锐地意识到英俄外部势力对我新疆领土的觊觎是一大隐患。过去我只知左宗棠自筹资金收复新疆，但是在林则徐纪念馆，我又发现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原始动力。1849年林则徐再受启用，因病告假休养，在从伊犁返回家乡的路途中，曾约久闻其名却从未晤面的左宗棠于湘江小舟上一见。一个是赫赫有名的65岁的一品重臣，一个是抱负未曾施展的37岁后生。据记载，1850年1月3日的长谈，家事国事天下事，无不壮怀激荡、同声相应，终使林则徐以“西定新疆，舍君莫属”相托。之后不到一年，林则徐病逝，28年后的1878年，左宗棠打败了英俄支持的入侵者阿古柏，收复新疆。当讲解员讲完这个故事，我在心中直呼，这真是一次天衣无缝的壮志传递！使命对接！而这不负重托之人，当时只是一介布衣而已！

新疆从来就不是一片静土。自汉代并入中国版图，至清代左宗棠收复之后设省，至现代人民民主革命时期，这片广袤多元的土地上，不断地演绎着割据、分裂、融合、斗争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祖国西大门的新疆伊犁地区，风云激荡，在国家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的主流之下，一直有着分裂势力的暗流涌动。在《这边风景》中，王蒙就有关于上世纪60年代伊塔事件的描写。但是最近几年再

回新疆，我们看到的是干净整洁的农村街道，置身的是花团锦簇的村民小院，听到的是各族人民友爱的心声——新疆与祖国一起走向了小康。当年边民外逃的关口霍尔果斯，如今成了国际贸易大动脉的繁忙口岸。

虽已是知交零落，虽然从新疆调回北京已经历时四十二年，虽然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王蒙依然不断回来，不断回到他逆境中的福地，不断捡拾着新疆记忆，温习着伊犁和新疆各族亲人恩人般的怀念。他见到他们时那种回到过去的兴奋，那种相亲相爱、满眼泪水的动情，还有他讲起维吾尔语的眉飞色舞，陶醉激越，使旁观者也为之感动。他最爱说的是，困难挑战只是一时的骚扰，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伟大祖国的凝聚统一，永远不可战胜。

掰馓子喝茶吃瓜果，大家围坐条桌，永远有说不完的话。哈力·艾买提夫人有心地送给我一条黑花披肩，我戴着它与王蒙在巴彦岱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队前和大家留影。

王蒙常常对改变自己一生的抉择而满意。为什么呢？新疆不是他的苦难远方而是他的一个生命高地的。新疆的恩惠，给了他足够的钙质和强壮；恩惠如山的新疆人民，给了他温暖的生活和情感；新疆同胞的语言和表达，使他增加了对不同语言的感受与修辞能力；甚至新疆人自强不息的嘚瑟劲儿，也给了他生活的激励。十六年的财富足以惠及一生，十六年同甘共苦的人民，成为他永远的念想。



秋菊傲霜（国画）喻继高

方家一词，出自庄子《秋水》篇。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河伯自喜于泾流之大，顺流至于北海，东视而不见水端，因望洋而叹；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这个“方”字，或玄奘疏为“犹道也”，就是说大方之家相当于得大道之人。成疏用了一个“犹”字，这就意味着不是其本义。其本义在《说文》中释为“并船”，以为“象两舟省总头形”。段玉裁释称“下象两舟并为一，上象两船头总于一处也”。大概一条船是长方形，两船相并即成方形，所以称方。而我有时觉得，这个大方之家，对于河伯来说，应该就是能够坐大船的人，到处游历，见多识广，一接之下能让人感受到宏博浩瀚，顿觉先前自大之可笑。

在庄子《天下》篇中还用到一个“方”字，即“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成疏释“多方”为“多方术书”。这个解释也较牵强，似乎惠施收藏的都是方术一类的书籍。惠施与庄子齐名，而重刑名之学，其学及其收藏绝不只限于方术。所以这个“方”还是得从其所得名之本源上来探寻，即两个长方相并后合成为一个正方。从并船的角度，方很具象，而从正方或四方的角度，就开始抽象。从抽象的方再与书联系起来，回到具象，那这个“方”就很可能指的是方板，即所指当为图书的载体。有了文字之后，古人当在所可利用的诸多载体上都刻划书写过。竹子与树木方便易得，应该都曾被广泛利用。只是竹子更方便做成竹简，而树木要制成板稍麻烦，所以后来竹简一家独大。从方板的角度，惠施多方并有书五车就很好理解了。从上面两个典故不难发现，要成为方家，是有相当难度的，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除了要有广泛的阅历，即所谓“行万里路”，还得要“读万卷书”，有相当的阅读与研究基础。

从深于研究、熟于其事来说，释大方之家为得大道之人也自有其得理之处。庄子在其著述中讲过不少的故事来描述这种对事物精深的探究与掌握。庖丁目无全牛，但以神遇；佝偻者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但深藏于事物中的道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譬如斫轮，轮扁的体会是“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大概说的是手法的快慢与榫头大小合适度度的关系。轮扁感到“有数存焉于其间”，这个“数”，可以说是技，也可以说是道，只能用心体会，难以说明白，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也得不到真传。

要做一件事，如何才能了解并体悟存焉其间之数与道，虽通常不免有些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但这并不是说其完全不可掌握。相反，庄子实际上给出了体悟道的方法，即先学技，再进乎技，而后臻于道。就斫轮来说，先须有徐与疾的体验，而后逐步过渡到不疾不徐，从而进乎技，最终得乎心应乎手。而对于诗词，同样入门有法，尤其是当这些法已为方家所总结，就更值得从之而寻迹。

徐晋如教授最近牛刀小试，著《诗词入门》，无疑是一部供诗词爱好者探津讨途的佳作。虽然书名所示只是入门，但实际上徐教授之所立论却是堂堂正正，高屋建瓴。比如开篇探讨为什么要学写诗词，徐教授特别拈出孔夫子的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强调的是诗词应当为己，也就是说，学习以及写作诗词是为了人格之完善，用晋如教授自己的话就是：“学诗词首先会让你成为一个真诚不妄的人。”人必真诚方可写出好诗，学诗词乃是为了体验以及表达情感之真，“诗词是情感的体操”。

从真诚做人及表达情感的角度，诗人是天生的。一个人只要本着真心生活，他就具有诗人人格。但这并不必然表明他能写出好诗词。诗词写作主要关系到两个方面，一是内心有蓄积需要表达，二是以一定的方式表达。叶嘉莹先生特别强调兴发感动的力量，这主要是从第一方面来说的。况蕙风论词喜说“词心”，以为那是人们在听风雨、览江山之际“由吾心酝酿”的一种“万不得已”。词人最重要的是用自己的语言将自己的内心表达出来，即“以吾言写吾心”。在表达的内容上，则是“吾心为主，而书卷其辅也”。况蕙风也主要强调的是感发的力量，但他提及如果一个人读书多，表达起来就能“言易易出”，即能更快地找到适合表达的语句。

所以从书卷角度，或从学养角度，学诗词是有途可循的。这一点在徐晋如教授那里被突出放大，他甚至特别指出，“写出好诗词并不需要特别的天赋”，并以之作其书中一篇的题目。在晋如教授看来，“诗人应当是永远不肯与流俗妥协，永远与平庸卑贱相抗争的人”。对于这种不妥协与抗争，他还特别引用了王国维关于“古雅”的论述，因为古雅的反面就是浅近低俗。他以为可以“凭藉修养，达成古雅”，并以之这是“中国古人作出好诗词的最大秘密”。他说：“中国人几千年来在文艺领域积累的全部经验，

宜就方家问斫轮

王新才

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模拟名作，达成变化。”一个人只要肯沉潜，像练习书法一样，先从临帖开始以求入帖，而后从形似以求神似，从入帖以求出帖。学诗词也一样，只有先入古，才能出古。在入古的过程中，什么平仄格律，什么赋比兴，什么用典，都会在沉潜的过程中得到体验，或潜移默化。

是否经过模拟或临习功夫，以及先模拟或临习什么，其结果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学诗，当先从五律学起，再学七律，再学七绝，至于五绝，甚至都不必特意学。五律“要求字句精炼，就像唐代的楷书一样，在笔画、结构上最为讲究，故而是最适合初学的诗体”。而律诗讲究对仗，所以学诗应先学对仗。比如词大致上可分为小令与长调。通常认为学词宜从小令开始，由小令而渐至长调。徐晋如教授以为，小令产生于唐五代及宋初，作者们多运之以近体诗之笔法，到长调，其句式、格律、笔法、结构与诗才全然不同。小令如诗中之七绝，想作得好，需要天才，否则难臻上乘，而长调则与功夫相关，只要肯下功夫，自然水到渠成。晋如教授的卓见源自其师祖朱庸斋先生。朱庸斋先生著有《分春馆词话》，于词之创作，尤多创见。他强调填词宜步韵名作，从模拟长调，特别是模拟多有拗句的涩调词入手。

诗先五律，词首长调，虽然《诗词入门》在诗词作法上花费了大量笔墨，但所示之法却是行之有效的经验总结。不少诗词读物，要么作者懂诗词而不在意在作法，故率多简略，要么不懂诗词而率尔操觚，终不免隔靴搔痒。徐晋如教授年轻时即以诗词名世，著有《忏慧堂集》与《红桑照海词》，其以诗词作手而探讨诗词作法，故所论深中肯綮，其《诗词入门》无疑也是同类作品中最值得推荐的佳作。

徐晋如教授还著有《大学诗词写作教程》，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推崇诗人人格之“高贵”，以为“学习诗词就是要继承中国古代士大夫高贵的文人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诗词入门》所提倡的“古雅”以及“为己”实际上与此一脉相承。晋如教授此论也深获我心。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袁枚、王国维因此而目诗人、词人。诗人词人与大人一样都是具有高贵的赤子之心的人，这种赤子之心如婴儿般纯洁恳诚，在儒家看来，正是人之本心。人的一生需要修身，而修身的根本实际上就是这种本心的发现与葆有。而诗心也就是赤子之心，是仁心，是美的向往之心，善的追寻之心，真的体味之心。所以诗人也好，词人也好，心中对真善美自有一个标杆，所以他们更容易在善的体认中探索，在真的体味中感受假，在美的体认中发观丑。一个内心真诚的诗人必恪守仁心善行，崇尚高雅，抗拒流俗，鞭挞假丑。

世间假诗人多，真诗人少。很多所谓诗人根本不知诗为何物，只是在书写而已。陆游曾对儿子说起写诗体会，结以“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种“诗外”之功，正像轮扁斫轮之术，两人都语焉不详。但对于斫轮，轮扁实际上告诉了人们要做到不疾不徐先须有一个疾与徐的过程。对于诗，陆游也从初思薛藻之工说到如何出入名家体会三昧。从出入名家以达成古雅，从诗外之功以修炼真诚。人必具高贵人格始可与言诗。《诗词入门》虽以“入门”名书，而作者自是方家，其所立论自然宏大。故曰：汝果欲学诗，宜就方家问斫轮。

同陶渊明关系最大的植物，大约是菊花，他在诗里曾经一再提起：

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

——《饮酒》其五

秋菊有佳色，遗露掇其英。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饮酒》其七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九日闲居》

可知陶渊明主要是用菊花来泡酒，相信喝下去有助于健康长寿（“望南山”表示希望长寿）。酒原是陶渊明的最爱，称之为“忘忧物”，再加上多有药效的菊花，更两全其美了。

柳树也是陶渊明很喜欢的植物，他在家宅种了五株，自称“五柳先生”。为什么喜欢柳，他没有说明，大约是柳的生命力极强，对环境的要求很低，而且看似婀娜柔弱，其实相当坚韧，在狂风中仍然可以

菊·柳·桃

顾农

花草树木全都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归园田居》其一

菊花则遍种于篱边。后来的画家为陶渊明画像，菊花总是少不了的装饰或道具。

有这样一个绿化得很好的大院子，现在看去相当高雅阔气。陶渊明绝非穷人，它具有隐居的条件。

可惜他此处“园田居”住了没有几年，便毁于一场可怕的火灾。陶家的经济状况从此直线下降。此后陶渊明搬过两次家，最后的住处是在浔阳城郊，简陋多了，他自称是“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移居》其一），榆柳桃李都不再提起，只是仍然在东篱种了好些菊花。由于经济不宽裕，酒不能常喝了，有一年甚至连重阳节都无酒可饮，只好“空服九华”（《九日闲居·序》），干嚼菊花。不过后来还好，《宋书·隐逸传》载，当时他“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陶渊明迫不及待地本地父母官王弘大人派人送来的酒猛喝一通，醉了以后才回到屋子里去。

在醉乡中，天真烂漫的陶渊明已经遗世独立，没有精神也无须再去“望南山”了。

笔会